严如熤及其经世文献的价值

蓝　勇

一、对严如熤的基本评价

严如熤，字炳文，号乐园，湖南溆浦人。其生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①，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三岁时补诸生，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为学政张姚成举为优贡②。乾隆六十年湖北苗民起义，湖北巡抚姜晟驻节辰州镇压，当时严如熤正为沅州讲习，姜晟"闻如煜有才干，延入幕多所赞画"③，开启了严如熤从政和治经世之学之始。

镇压了苗民起义以后的嘉庆三年，严如熤举孝廉方正④。同年湖北巡抚姜晟责成严如熤著《苗防备览》之书。嘉庆四年夏《苗防备览》一书成。同年因川楚白莲教起义，严如熤廷试奏对"平定三省方略"一万言，仁宗亲选将其名列第一。因此严如熤入军机处上"应办事宜"二十条。正是有以上才华显现之机，严如熤被授知县发往陕西，先在南郑、城固、褒城训练团勇，嘉庆六年便补为洵阳知县，嘉庆八年转为定远厅同知，十三(四)年为潼关厅同知，嘉庆十五年升为汉中府知府，道光元年后又被授予陕安兵备道之职。在此期间著《三省边防备览》、《汉南续修郡志》和《屯防书》等书。道光三年被授陕西按察使，道光五年曾被授予贵州按察使但未上任，仍任陕西按察使。道光六年(1826年)在任时病卒，时年六十八岁。卒后追授布政使司之衔。

对严如熤本人的评价因涉及对川陕白莲教和苗民起义性质的认定问题，这便给对其本人的评价带来了困难。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出发来看，严氏镇压白莲教起义和苗民起义肯定是从统治阶级角度出发，有其消极的劣根性一面。但是当我们在承认这种局限后，从另一个角度也可看到，严如熤在当时清政府官员中仍是一个十分有作为而富有同情心的官员，这首先可从其勤于政事、忠于职守、关心民间疾苦的一面得到肯定。

如其早在任洵阳知县期间，因"为治廉勤，讼无宿留"，故民间流传有"有严再炊"之谣⑤。在任定远厅同知间修新城，创社仓三所。其在任汉中知府间，"周历城郭，宣讲科律，问民疾苦，农事兴撤盖行赤日中，奖勤惩惰，行区田法。制纺车式，使民务耕织，饶生计"⑥。特别是其亲自规划山河堰、五门堰和杨镇堰的修理，所谓有"皆履勘浚治"⑦，以至"穷乡邃谷老兵妇孺皆识其姓字目"⑧。同时其捐资修复汉中书院，亲自讲授。嘉庆十四年，汉中府大饥，严如熤因督修筑宁陕新旧城而使请赈期晚，其在元旦之日还到巡抚处纳印绶而"伏地流涕不起"⑨，方得到赈济，挽救了灾民。其元旦请赈，至今传为佳话。《清史稿》称其"任事以来，地方安靖"，看来确非虚语。

严如熤在镇压苗民起义和川陕白莲教起义间，亲自深入深山老林中踏访，再加上其任各种职务间都能亲履山谷，洞察民间巨细，对川、湘、鄂、陕诸边地理、风俗、民族了如指掌，也因此其对于民间的疾苦比一般官员更了解。早在嘉庆初年廷试三省方略中便谈到："投诚之贼，无地安置，则已降复乱；流离之民，生活无资，则良亦从乱"，进而提出屯田安置流民之法⑩。由此可见，严如熤本人早便意识到流民的产生主要是人民无有土地"生活无资"所致，这比有些统治者对流民一味称为"盗贼"是有所进步的。同时屯田虽是从统治者角度为平息起义出发，但这种方法对于广大贫苦农民来说屯田后有土地为生，是有一定好处的。在其所著《苗防备览》中谈到当地

地方官和地主“敲骨吸髓，无所不至”⑪，因而造成苗民“收获甫毕，盎无余粮；此债未清，又欠彼债，盘剥已久，田产磬尽”⑫的局面，文词之间流溢出对广大苗民生活艰辛的同情。

严如熤本人是一个刚直之人，被称为“劳于治民，拙于事上”⑬，陶澍《布政使衔陕西按察使乐园严公墓志》也称其“生平慕范希文为人，取先忧后乐意，自号乐园”。其元旦请赈，本是不谙时务之举，好在其有治绩闻名条件，当时陕西巡抚董教增有“素重如熤”之情，才不致于生怒而请赈还能成功。正因此《清史稿》称其“为人性豪迈，去边幅，泊荣利，视之如田夫野老”，故有称“宣宗每论疆吏才，必首及之”⑭。其死后，湖南人请祀为乡贤，陕西人请祀为名宦，表达了两省人民对其的怀念之情。

二、严如熤经世文献刊印和版本

严如熤对历史上的主要贡献还是在其著述方面，但现在由于其镇压白莲教和苗民起义消极一面的影响，还无人系统地对其著述刊印和版本情况作过研究。

（一）其第一部有影响的著作是《苗防备览》。著《苗防备览》一书本身是为了对付苗民起义的，这可从其《苗防备览引》中看出这一点：“越嘉庆戊午，苗疆底定，先生语熤曰：前事者，后事之师。五溪深阻，山川、险要、道路、风俗、兵谋、营制向无载籍可稽。前岁事起仓卒一应，防剿茫然无措。兹予身苗疆，四阅寒暑，汝治终佽助于千数百里狼穴蛇径，蛮情比彝俗既已周度周诹，而方略机宜讲求颇得要领，当辑《苗防备览》一书以备稽览。”其书于嘉庆四年夏成书，当时董相国认为“官苗疆者，皆当以一部置案头”⑮，也可看出这种目的。

《苗防备览》书成后因故并没马上刊行。最早刊行时间以《苗防备览》中的《严正基题识》记载是在嘉庆十八年，但现在不见其版本。据严如熤《苗防备览引》题“嘉庆二十五年岁次庚辰孟秋月上浣毂旦”，可能在嘉庆道光年间之交时再次刊行，故一般称为嘉庆二十五年严氏刻本。

现在能看到较流行的版本是道光癸卯（二十三年）重镌的绍义堂本。绍义堂本《苗防备览》共 22 卷，卷一舆图，卷二和卷三村寨，卷四卷五险要，卷六卷七道路，卷八卷九风俗，卷十师旅，卷十一营汛，卷十二城堡，卷十三屯防，卷十四卷十五卷十六述往，卷十七要略，卷十八传略，卷十九卷二十卷二十一艺文，卷二十二杂识。其主要论及的地域范围是当时的湖南乾州厅、凤凰厅、永绥厅、永顺县、保靖县、麻阳县、泸溪县、沅陵县、辰溪县、贵州铜仁府、松桃府、四川秀山县等地苗民的情况。

光绪年间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曾将《苗防备览》中的城堡、村寨、师旅、险要、道路、风俗等部分列入其第八辑，将水道列入第四辑。

（二）严如熤最有影响的著述当然还是其《三省边防备览》了。与《苗防备览》一样，《三省边防备览》的编纂也是出于统治者镇压农民起义，维护地方安定的目的，正如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引》中称其编纂是为“安边疆之一助矣。”

早在嘉庆年间严如熤“官山南二十余年，尝从事川楚边地于身所经历，僚友士民所博访，草有《三省山内风土志》、《三省边防道路考》”⑯。《三省边防备览》是在《三省山内风土志》和《三省边防道路考》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

《三省边防备览·严如熤引》所题时间为道光二年，但现在不见有道光二年版刊行于世。其书大概首刊行于道光十年，称为来鹿堂版，为十八卷十册。重庆北碚图书馆藏有十四卷六册本，与来鹿堂本和后来光绪八年本不同，没有刊刻时间，只有藏书人在封面题“忠恕堂蔡记”，从其

版本风格上看疑为道咸时期的刻本⑰。《三省边防备览》后又于光绪壬午（八年）三鱼书屋重镌于世，为十四卷六册，是目前较流行的版本。

光绪三鱼书屋本《三省边防备览》共六册一函，共十四卷。卷一舆图，卷二和卷三道路，卷四额威勇公行营日记，卷五水道，卷六和卷七险要，卷八民食，卷九山货，卷十军制，卷十一策略，卷十二史论，卷十三和卷十四艺文。所谓"三省"系指四川的广元、通江、南江、巴州、太平厅、城口厅、奉节、巫山、大宁、云阳、开县，陕西的宁强、勉县、南郑、褒城、西乡、洋县、定远、安康、平利、紫阳、洵阳、白河、留坝、眉县、宝鸡、凤县，湖北的兴山、房县、竹山、竹溪、郧西、郧县、宜昌、巴东、归州等地。光绪三鱼书屋本《三省边防备览》与以前各版本内容上有所增删，如卷一增《眉县岐山宝鸡凤县图》而由以前的十一幅地图增为十二幅，又如在卷三道路中增《保宁府至太平广元顺庆潼川各路》。当然在个别文字上也作了一些删减，不过从整体上看，增减内容变动不是太大。

（三）严如熤还有《三省山内风土杂识》、《汉南续修郡志》、《洋防辑要》、《屯防书》、《乐园文钞》、《乐园诗钞》等著述。

《三省山内风土杂识》成书嘉庆十年⑱，首刊行于嘉庆后期⑲。但可能成书时文字并不多，因其在嘉庆十九年修的《汉南续修郡志》卷二十一所附《山内风土》仅有三千多字，可能便是当时的篇幅。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后《三省山内风土杂识》又重新刊行，民国时期其又有《问影楼舆地丛书》本和《关中丛书》本。《丛书集成》本只是影印《问影楼舆地丛书》本的。光绪和民国时期的《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的篇幅比嘉庆时大大增加了，据《丛书集成》本来看，已有二万五千多字，远不是以往三千字的篇幅了。另严如熤还有《三省边防形势录》和《老林说》两文，收录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六佚。

严如熤还有《汉南续修郡志》一书，三十二卷卷首一卷。现存有嘉庆十九年修二十三年刻本、道光九年增刻本、民国十四年增修三十三卷卷首重刻本几种版本。其中嘉庆版经太平天国战火原版毁弃，流传甚少。现在主要流行民国本。严如熤还有《洋防辑要》一书二十四卷，道光刻本，十二册。另有嘉庆二十五年时和光绪时刻本。由于有关洋防方面的书在其书以前已有较多著述，而其《洋防辑要》本身多是辑于《读史方舆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纪效新书》、《金汤借箸》等书，故其价值相对不是太大，影响也不及《三省边防备览》和《苗防备览》等书。

严氏的著作集中起来的还有《乐园文钞》八卷，刊于道光二十四年后间，收录其主要的单篇文章，如序、墓志铭、神道碑、论、纪略、传、记、议等。另有《汉南集》、《感旧集》、《诗史集》各一卷，《苏亭集》三卷，合称《乐园诗稿》共六卷。现有将《文钞》和《诗稿》合为一函本称为《严乐园集》共八册。

严如熤另在嘉庆年间佐傅鼐筹屯田有《屯防书》，但《屯防书》不见刊行，其内容可能与严如熤嘉庆五年在军机处所上"屯政方略"十二事有关。另汤金钊《神道碑》和《清史稿》称其有《汉江南北地图》两幅和《三省山内总图》，不见单独刊行，也不知是否后来融入《备览》的图中。

三、严如熤经世文献的价值

应该指出的是目前学术界对于严如熤本人及其经世文献的价值重视程度还十分不够，使许多基本的问题都不够清楚。如清代严氏的所有著述版本几乎都自称或称其为"严如熤"，但在民国《续修陕西通志》及现代的一些著述中称其为"严如煜"，实际上"熤"与"煜"是两个完全不

同的字。“熤”音 yi，多用于人名，而“煜”音 yu，有火焰、照耀之意，我们只能用称“严如熤”而不能作“严如煜。”又如《三省边防备览》没有收录入丛书，故《中国丛书综录》等大型工具书都无法查寻。前不久出版的《中国民俗史籍举要》一书列举了清代民俗文献一百七十多种，但没将《三省边防备览》和《三省内风土杂识》列入，令人十分遗憾。由于对严氏经世文献缺乏研究，有的在专门介绍《苗防备览》的五六百文字中只认为其是“研究清代贵州苗族习俗的珍贵资料”，但通读全书我们可以看出，《苗防备览》主要还是记载湘西苗族的，而不主要是记载贵州苗族的。

严如熤能在撰写经世文献方面作出较大贡献，与其从小所处时代背景有关。一方面明末清初出现了一大批经世大家，如顾炎武、王夫之、顾祖禹等的经世文献在社会上影响十分大；但在乾嘉文字狱束缚下的一般文人不敢倾心于抨击时政的高谈阔论，有的文人沉醉于繁琐的考据训诂，有的则更留心于为统治者安边筹海经世之文献的著述。而严如熤所处的嘉道时期，内有川陕白莲教起义、苗民起义等，外有“外夷”的骚扰，乾隆时海内升平的景象成为旧事，清王朝内外都处于多事之秋。在这种情形下，为统治者安边筹海著文以资鉴便成不少文人选择的道路。严如熤正是选择了这条道路。

严氏于孩提时在溆浦时便颇有大志，故有“少党葛负大志”⑳之称。当时便随鸿胪少卿罗典开始研究舆图、兵法、星卜之书，尤注重于经世之学，故人们称其“尤留心兵事”㉑、“究经世之学”㉒、“独留心兵事”。㉓正是他有这样的学识基础，为其后来司从政事，致力于经世边防著述奠定了基础。对此，秦瀛《重修汉中府志序》称“曩在京师，余与君尚论近代作者，以顾宁人《郡国利病书》及顾学范《方舆纪要》为关系天下大计。今君居官，即以兴利去病为事……各向推余古文辞，复以余好谈世经之务深相契合。”由此可见，严如熤很早便推崇明末清初经世大家，有经世致用的大志。

必须指出的是在《三省边防备览》中严如熤都谦虚地题为“辑”，实际上严如熤这些书中很大一部分资料都是其亲自考察所得，是当时其它同类书和地方志所没有的，准确地说应称其为“撰”或“著”。在这一点《苗防备览》称“撰”是符合事实的。

如《苗防备览引》中称“集档案，调川黔各志乘属以裒辑”，但实际上从内容上看由于严如熤在镇压苗民起义中“苗疆四阅寒暑”，穿行于“千数百里狼穴蛇径”中，许多内容都是当时志书上所没有的，一般志书也不可能如此详细的。今天看来这些文献是我们研究湘、黔、川之交地区历史、民族、地理、文化、风俗的宝贵资料。

与《苗防备览》一样，《三省边防备览》和《三省山内风土杂识》也是经过大量实地考察后撰写成的。道光元年严如熤受四川总督蒋攸铦委派在三省边界“数千里相度形势，析官移治，增营改汛”㉔，蒇事于往时所未经历者，得流览焉，于曾经历者得再至、三至焉。而共事诸君子蜀则述轩李君、古山陆君，楚则郎轩倪君、汧谷范君，秦则六琴方君、梦禅陈君，或旧戎幕，或久宦岩疆，皆能洞达时务而练习乎边事，爰谘爰询各出经历，互相参考，盖皆有得焉。”㉕由此可见正是在大量考察和寻访后严如熤才撰成了《三省边防备览》一书。另外，严如熤在撰《苗防备览》时为一下级随从，对舆地风俗的了解多是在匆忙的军旅之中，而在严如熤撰《三省边防备览》时严如熤已是一个地方大员，各方面条件更好，撰写的时间更充实，故《三省边防备览》材料更详实，价值更高。

严如熤的经世文献尤其是在地理和民俗方面的史料价值更为突出，因为这方面的史料主要是通过实地考察和访寻而来的，是当时一般经世边防文献和地方志难以比拟的。因当时的大多经世边防文献多是对过去经世文献的辑录，如辑录《武经总要》、《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

舆纪要》等的地理资料，或多留心于古代军事事件的勾沉和军事大势的高论。而清代地方志主要一是辑录古代文献的民俗资料，一是只留心于祭祀、礼仪、岁时民俗方面的记载，对于当代明细的地理资料和当代的经济和文化民俗往往注意不够，严如熤的经世文献正好克服了这些不足，这正是严氏经世文献的价值所在。

（一）从地理方面来看，《苗防备览》中记载了三厅二县的 1687 个苗寨，还记载了其距离厅县城的里程，生或熟苗，记载了三厅四县的 1334 个民村情况。如此明细的记载是当时一般地方志所不能的。其险要部分对自然体的记载十分细，其记载的地名有山、坡、井、桥、哨、营、江、溪、坪、塘、沟、湾、汛、寨、洞、门、冲、冈、坳、关、屯、菴、潭、嘴等，也是一般方志所不能的。其道路中记载了十里五里间的民村、店铺、险要，沅江、辰江、乐濠江、峒河、北河等水道里程、流经地、滩险、航船注意事项，并附有详明的苗区道路。

《三省边防备览》在地理方面的记载更为有价值。以卷一舆图和卷二道路来看，其十二幅舆图十分详明，标明了小至自然村落、小垭口、乡村小道、小溪沟等地名，至于重要的城镇、铺店、关险、村寨等地名更是收录甚详。同时对于重要的关险、道路还专门在图上用文字加以说明和强调。可以说《三省边防备览》中的舆图是该地区当时最详明的以传统方法绘制的地图。同时，这些地图有两个特点，一是全是采用上南、下北、左东、右西的识读方式，阅读时要注意；一是部分图采用了表格定位的方式，并标明“每方一百里，以线分疆界”。

道路部分除了标明里程外，还在重要的险要、老林、驻防、棚民之地加以标明，实用性十分强，这是一般县志中的单纯的里程记载所无法比拟的。这些附注的内容所占比例较大，全是由严如熤自己亲自踏察或询访知情者而来，这是道路部分最有价值的部分。在险要中严如熤进一步对道路中最险要的关隘作了更深入的记载，这些记载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是难以如此明细的。

水道部分记载了嘉陵江、汉江、婿水、洋川、任河、月河、岚河、间河、洵河、黄杨河、中河、开河、堵河、大宁河、云阳河、开江、前河、后河、中河、巴江、东河、南河、长江、丹水河等河流，并对各溪别名、发源地、流经地、滩险、水候加以说明，特别是对河流沿岸水卡、交通及经济民俗、安全状况的记载是一般地方志所不及的，也是清代只注重水道和古事考证的《蜀水经》、《蜀水考》所不能比拟的。

（二）从民俗方面记载来看，严氏的经世文献中有许多十分珍贵的风俗资料，非亲履其地并留心考究是难以有如此详明的记载。《苗防备览》的风俗门有两卷，文字量较大，而《三省边防备览》中专列有“民食”和“山货”两卷，其在“策略”中也对民俗多有记载，这是以往经世的边防地理著作所没有的。这些苗俗、民食、山货方面的资料多是严如熤本人长期在地方作官过程中亲见和采询所得，故记载十分详实而可信。同时严氏的经世文献是为了防苗备览和防白莲教起义资鉴，是与血肉相关的大事，故不可能参有舛谬谎言，其资料可信程度较高。从今天来看，其确实是我们研究这些地区经济民俗和文化民俗的十分宝贵的资料。

《苗防备览》卷八风俗尤为重要，记载了许多珍贵的苗民民俗资料，如：

伏草、捉黑：苗性刚直轻生好斗，睚眦之隙动辄捉人纠党伏菁莽中，名曰伏草。设计伏于要隘中曰妆塘，有头塘、二塘、三塘之说。令一人登高以望曰登高。伺彼寨人过尽群起劫拿，或一人，或二三人，反缚其手，驱之入寨，不从者协之以刃，虽绝无干涉者亦波及之，名曰捉黑。

护客：豹子场正大营附近苗寨颇有在大途旁开店贸易者，黔、楚客民贩牛经过投宿其家，与外间逆族无异，知敬客民，薪水以及住宿钱取值甚廉，无盘剥客民之习。客或早行，邀其相送持

矛枪至数十里。遇他寨苗伏草,作苗语招号之,伏草苗不敢犯。若伏草不退,辄挺矛与斗,名曰护客。

拳牛、比马:牛马以拳数多寡定价值,不论老少,其法将竹篾箍牛牛肋,定其宽后,以举量竹篾水牛至十六拳为大,黄牛至十三拳为大,名曰拳牛。买马亦不论老少,以木棍比至放鞍处,从地数起高十二拳者为大,齿少拳多价差昂,反是者为劣,统曰比马。

《三省边防备览》"民食"中尤详于农田水利的记载,其远远详于当时地方志农田水利的记载。其中对于这些地区移民山地垦殖的情况记载尤详。

梯田和冬水田:楚粤侨居之人善于开山,就山场斜势挖开一二丈三四尺,将挖出之土填补低处作畦,层垒而上,缘塍横于山腰,望之若带,由下而上,竟至数十层,名曰梯田。山顶不能作池,则就各层中田形稍大者,深耕和泥,不致漏水,作高塍二三尺蓄冬水以备春种之用,如平地池塘,然其泥脚深颇能耐旱。

《三省边防备览》"山货"中对木、荀、炭、纸、耳、蕈、铁金、盐各厂情况作了较详的记载,尤详于盐厂的记载。其"策略"部分不仅仅局限于军事,而对所论之地的民情多有论及,如记载:

移民风情:川北川东风土与汉南相近,明末张献忠杀戮之惨,民所存无几。承平日久,民多外省搬入,而湖广之人尤多,以其壤地相连易于搬移。古称蜀民好乱,楚人轻剽,良善之民烧荒垦田渐成饶裕……川陕边徼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约有五分,广东安徽江西各省约有三四分,五方杂处,无族姓之联缀,无礼教之防,维呼朋招类动称盟兄姻娅之外别有干亲,往来住宿内外无分,奸拐之事无日不有,人理既减,事变所以类仍也。

荒场:山民贸易定期赴场,场有在市旁者,也有开于无人烟处曰荒场。

严如熤的一些著述中还对当时移民山地垦殖造成水土流失而破坏了农业生态环境作了记载,这在当时有此敏锐观察力和一点现代生态观的意识是十分可贵的。

如《乐园文钞》卷七《营田议》:"此外均系山坡,初买之时连老林在内,佃户砍伐开荒,其林木伐作薪板,可以获利,兼之林地初辟土膏肥沃,所种包谷杂粮收成亦好,完租自不至于竭蹶。耕种既久,挖松之土,遭山水冲洗,浸成石骨,种粮亦为无收。查山内各省棚民垦荒数年,地力既薄,往往转徙他处,原地停空,俟其草木茂密砍伐烧灰然后再行耕种,今岁住此,明年迁彼,习以为常。"

又如《汉南续修郡志》卷二十一《山内风土》:"山民伐林开荒,阴翳肥沃,一二年内杂粮必倍,至四五年后土既挖松,山又陡峻,夏秋骤雨冲洗,水痕条条,只存石骨,又须寻地垦种,原地停空,渐生草树,枯落成泥,或砍伐烧灰方可复种,老林不可恃为恒业。"

严如熤的经世之学与其政绩突出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乐园文钞·贺熙龄序》称:"夫读书所以经世而学,故不知要瑰玮聪明之质,率多隳败于词章训诂襞绩破碎之中,故明全达用之学少"。严氏正是对地方巨细有深入的了解,又不拘于词章考据,故其除了在当时有"于舆地险要,如聚米画沙,所规画常在数十年外"之才华外㉖,其经世之学对当时和后来也能有较大的影响,故有所谓"凡来官黔楚者皆奉此(指《苗防备览》,引者注)为圭臬"的事实㉗。陶澍《布政使衔按察使乐园严公墓志》称"后之有起于经世者必将取镜也",《乐园文钞·贺熙龄序》也称:"吾知身膺民物之望,有志经世者必有取于此矣",决非溢美之词。

---

①《清史稿》卷三百六十一《严如熤传》、民国《湖南通志》、民国《续修陕西通志》中的严如熤传均无出生年月,此出生年月据陶澍《布政使衔陕西按察使乐园严公墓志》、汤金钊《布政使陕西按察使乐园严公神道碑》和萧一

山《清代学者著述表》(国立编译馆,民国三十二年)。

②《清史稿》卷三百六十一《严如煜传》称:"年十三,补诸生,举优贡"有误,实际"补诸生"是在年十三时,而"举优贡"应在其三十岁时。详参陶澍《布政使衔陕西按察使乐园严公墓志》(《乐园文钞》卷首)。

③⑥⑧⑬㉔民国《续陕西通志稿》卷六十七《名宦》。

④民国《湖南通志》卷一百三十九和民国《续陕西通志稿》卷六十七称是在嘉庆三年,但陶澍《布政使衔陕西按察使乐园严公墓志》和《清史稿》卷三百六十一称是在嘉庆五年,又汤金钊《布政使衔陕西按察使乐园严公神道碑》称为嘉庆四年。

⑤⑨⑳㉒民国《湖南通志》卷一百九十三《国朝人物》。

⑦⑩⑭㉑㉖《清史稿》卷三百六十一《严如煜传》。

⑪⑫《苗防备览》卷二十二《杂识》。

⑮严如煜《苗防备览引》。

⑯㉕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引》。

⑰同治《宜昌府志》卷四记载咸丰十年宜昌设有忠恕堂司救生红船管理,可能为其为道咸间刻本另一佐证。

⑱《三省山内风土杂识》中《光绪胡思敬跋》(《丛书集成》本)。

⑲孙殿起《贩书偶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本。

㉓陶澍《布政使衔陕西按察 使乐园严公墓志》,《乐园文钞》卷首。

㉗《苗防备览》严正基题识。

* * * * * * * * *

(上接第45页)

途中,对英国驻华公使馆中文秘书 Cockburn 说:"酿成事机之因,则在光绪先宣称意欲去天津检阅军队,稍后,又召回带领天津洋法操练军队的袁世凯进京觐见。"据康说来,"这两个步骤表明光绪意在以足够的军力摧毁他的进步计划的障碍。"此亦可证新党称旧党有天津阅兵阴谋,系诬蔑旧党,仅为新党游说袁的藉口。

⑳此据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藏日本外交档案微卷。参看拙著《戊戌变法史研究》,页五二六至五二七。

㉑参看拙著《戊戌变法史研究》,页五〇二。

㉒参看拙著《戊戌变法史研究》,页四八二至四八九。拙著〈再谈戊戌政变〉,《大陆杂志》第七七卷五期,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出版。

㉓上谕见《清德宗实录》。

㉔参看〈拙著《戊戌变法史研究》的再检讨,并评介最近几年国人研究戊戌变法的成绩〉,页七五三,《中央研究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一九八九年,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